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

藝文六

頌

漢蔡邕陳雷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顛為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辰茲

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

放虎從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考城縣頌

賧駿有辜路北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

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潘岳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亮天下抱朴隱形川渟岳峙澹泊無營棲遲

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峨峨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逍遙來過墓庭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一

通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六朝鮑昭河清頌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羲以降

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

昭于天素孤玄玉韋彰符命朴牛文曠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石頌

聲為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感歎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圍

帝寶燦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爭華前德矣聖上天寶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裏釐福澤汪濊

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澤汪濊區黎庶知讓觀英選外蠻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

臺之金賤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遠迫脇奢去甚泰燕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

失心幽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召

而自彰萬里神行颺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統禁



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
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川閭閻有盈歌
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
休息朝呼韓罷酷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
充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
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詒宜以謁薦郊廟和協律
呂壘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且若
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迫而莫及神明之眈
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鏤檢盛典與士蘊爵頌於外
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靈佇聽九壤注心
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
既有日矣歲宮範維月遄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
清滄波萬壑黎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
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也宜尼稱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
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
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
聲樂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
裁樂停風遷俗文教也誅箝羯黠束桑桑闕武功
也鳴禽禱魚餘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二

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
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嚳與爲匹抑又聞之勢
之所覃者淺則美之以豐功越命潤色滕策盛德形
慶之所流者遠則美之以豐功越命潤色滕策盛德形
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嗚玉鑿
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絕
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
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迺臣
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
乃作頌曰窺刊崩石摺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
邈鉅生大年瞻學淵聞擊繡成錦粉續顛軒徒說
井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望周躓殷唐轍虞
如彼七緯累壁重珠高祖治亂首物定靈更開天
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入荆湖南暨教海北
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躋曷遷宋玄圭告成大
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謀從筮協
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
璣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
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一物有違戚

言毀膳非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
孝崇饗祀勤墜耕籍醴酬秋羊封堊春幣嬰耄兼
梁鯨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藻刑清樂鬯
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族伏彥朝賞登賢儒
訓優柔武節姦鷲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鈴明審
程護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覲桴鼓凝埃烽驛垂
響銷我張戟歸爲農器閩外水鄉鄣表炎國隴首
西南溯尾東北旄旆嶺丹潭潭泉黑稜琛雲勉轉
隼印棘狼歌薦功烏譚陳德治博章明慶麗植有
班印行謠青綺芳草晨詠雲表幽和映海無隱騰
質蠶行藻性仁草晨詠雲表幽和映海無隱騰
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木朋生解禽華作薰
風蕩圍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豫樂匪直如斯
倬慶芳臻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闕蹕遐
年澄波帶嶽鏡流葱山泉室凝澗水府清涓俯瞰
燄都降眦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
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縈源濫壑曾未與
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瑞實鍾我皇聞諸師
說天竦聽密介焉如響匪遠徼疾矧是皇心效夫
貞一左右天經戶牖大術許護布簡師言益室穠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三

有綿祀清無崇日一人之慶萬物稟和靈根方固
修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
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磐石虎牙世匹
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旣清大人在上區
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昭作頌輔德樹聲

唐韓愈公孫僑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咸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
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
可弭下塞上聾老其傾矣旣鄉校不毀而鄭國以
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
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
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曲暢旁達施及無垠
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副之我思古
人

宋李稅偃師嘉禾頌

於皇化淳開乾格坤不赫厥
耀禎祥闡珍响我田推億

維衍滋秀浥靈協懿殊並農曰噫嘻獻于縣師令
受偃獲以積于府府不敢有歸于元后皇帝曰嘉
天錫茂祉予實
非祥筆在太史

元趙允迪河南瑞麥頌百穀茂兮盈田疇種之微
兮惟越楚金與生兮火與
分惟越楚金與生兮火與

收覆隴畝兮黃雲秋兩合穎兮三並穗四垂金兮
周綴蒂驚野老兮見來未作歌誦兮薦嘉瑞二千
石兮其惟良匪監侯兮誰可當來賓僚兮躋公堂
望北闕兮遙稱鴈百拜稽首兮俯伏言感一人有
慶兮萬壽無疆

書

戰國魏無忌諫魏王書秦與魏翟同俗有虎狼之
心貪戾奸利無信不識禮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
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
以憂死讓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
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

河南通志藝文卷之第四十四

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道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
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
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
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為安乎王欲
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
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
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疆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
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滹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
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敵伐楚道涉山谷行三
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
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趙兵決於
陳郊秦又不敵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
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
固有懷茅邢丘城宛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有鄭地得垣雍法榮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
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又矣秦
葉陽昆陽與鄴陽鄴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
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鄴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
夫惰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五

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漢鄒陽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卑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伴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此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頸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

而怒食以馱鬯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翟怨賄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膠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西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當於俗幸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臧並觀垂古於世故意合則吳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此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六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策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明月之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荆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閭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輸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

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而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周用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誦說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各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勝於勢位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曹操書

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

者信義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思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耗某已知，聖形立相覓迹，求功刺顏，良于白馬誅文丑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七

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留所賜之資，盡在府庫，封緘伏聖，台慈俯垂照鑒。

魏曹植與楊修書

植白：數目不見，思子爲勞，想同

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犬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疑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據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衞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度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此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侍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八

晉摯虞駁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尊宜累表仍

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唐韓愈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上引頸

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行符覲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疆梁之兇銷鑠而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奠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火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與汝州盧

郎中論薦侯喜書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

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迫躓坎珂又廢一言及春來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視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知盧公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九

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苑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任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日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苑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各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

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

宋蘇軾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于人者必其人

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于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君今之世而

欲進說于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于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憂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于得而無懼于失也方西人之熾也敵乘間以跨吾比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明公居于山東而領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居于明公者百餘萬明公入人而食之且且而撫之此百萬入者出于溝壑之中而免于鳥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于百世也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士之生于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于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天下之功名也夫五帝三王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于曲學小數茫昧黨愾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辨不能敵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于天下之博學也各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于得而無懼于失無羨于功名而無畏于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于至足而自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問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問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于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其全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

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于貧公良孺勇而至于鬪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于天而天下之偏所不可望于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于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于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于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于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于門下軼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繇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儇無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十一

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于無窮軼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于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于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于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明何景明擬與藩司論賑濟書

頃者朝廷以淮西

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壘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晦訣兄弟救於道而出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棄尸於道路而死者已鑿而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嘗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嘗智勇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郵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爲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爲三害而所

其口腹而到其股肉終不凶何以異此也

崔銑復

去而欲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來語僕諸公欲將

河南憲司書 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

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為業夫公卿不優禮者舊

而作起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

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

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熙世垂

涇榮利千百其思以奠必然故近者舉業靡濫經

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遺室以

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歲先人所遺室不

華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

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襦一葛所玩古易論

語亭下修竹十竿又愛古人好生非祭不宰雞鴨

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請聖鈞

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申面請不

勝愧謝

王廷相答李獻忠救荒書 某頓首堯湯水

旱民無菜色由

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

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

馬布泉鑿纓諸物晏下於民需償價之價倍而民

實不得又屢取締綵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歛

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

黃河之役築城修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

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各鄉置捕詰之役似

也前者因民劫掠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

為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速平日無賴子

第為之爪牙羽翼家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

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

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

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

公家之積祗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

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

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貨餅餌而卒

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友因是致死耳聞日

視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

鬼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

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
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苟且之政視之亦邈乎不
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
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救
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
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乏食自活不暇
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
照舊貫追徵稅糧是已病羸之人而復勞苦安得
宜為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豪族
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輸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
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
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
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貧利必輦
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戒
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為害大矣當出
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為輻
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荒若無
處置之法則懷止無依必至困極為盜豐荒之民
俱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三

使之散入林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宇屋各隨所宜
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約以日期
出納之詳一如官庖比麥熟速歸得活者數百萬
口北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
公私尚多遺欠況此饑憊焉能還債可逐處出榜
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為停止無得催逼以
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主者不
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盈途之資
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
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
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為得法六也
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再有牛糞穀種之
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糞穀種之
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為溝壑之齋七也大
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糶
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後民就食糶哺糜
粥下也今所請教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
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即今三月將屆田野
之外菜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得宜再有
牛糞種子之給未流亡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已流

在者亦明厥而歸矣其餘後時緩不及事者不
必講可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為何如
劉
理順答孫白谷督師書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內

日而平如武穆之殲楊么也雖然把入私憂亦有
顯聞于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
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
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
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倏進倏退倏合倏散倏勝
倏敗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驍將
陣心三晉輸運畿南撥留部署各營聚若三辰申
嚴叅糾勢成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
下安危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劫劑博之孤注斷
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微倖於不可知之兩陣間也
闕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真為我用與為官
徧窺伏山中能必其不為後患乎荆襄援水鄉西北
士馬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師鴛鴦狂逞無忌能
必其不懷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苦心焦思
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囊底智不令留異日此其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書

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強非智不獲非虛不益非慎
不藏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台鑒
喜真過 **答秦懷玉開府書** 某聞成大功者存乎識
計矣

戰不殆明公豈第舊澤久饒卓魯顯赫新猷再追
召方受事未幾三捷馳宜且縛取逆超生致闕下
恢復大畧實已米聚日中豈日管窺班一史稱李
光弼入汾陽軍壘壁改色視此決策解圍力戰殄
寇者難易虛實何如耶日今節駐河南鼓勵將士
接引餘黎深得進勦機宜李際遇遁伏山中游龜
假息奇功銳氣沐猴而冠釜底待擒兼之山中游龜
積粟為有進無退計經營告成可計日而賦彤弓
也以明公之識若瞻知之佇俟佇俟孫白老何日
出關曷早期會共成犄角白老曾貽書澈御深以
軍餉不足為慮越此秋成收買本色以為接濟實
萬不容已之圖明公或已有成畫乎近有獻議於
當事者云揣聯土寨安疆制闔反掌之易大老力
主其說夫兵有奇有正有虛有實必正與實不可
勝者在我而後奇與虛可相機而施若徒以口舌

約結遂欲收指臂之用而成戡定之功恐塵囂土
美難以果腹敵鄉事不堪再誤其關於事機不小
也附聞以

答張留孺按院書

恭誦台諭敵省今日
蓋無處非焚掠之區

矣數年以來丁壯幾盡兼值新挫其何能支所恃
者明公雄才大畧海內所瞻且叱馭兼程士氣自
倍彼假息游魂度當捧首遁耳方今局勢望援如
練鄉勇差有着落雖目前潰敗覆轍當更然訓練
未久兵豈受過況勦除之事未知終始恐不可以
懲噎而廢食也以明公成畫頒布郡邑擇能者與
之共事轉弱為強安知不收奇捷於異日乎禁旅
發矣計不日抵汴相機操縱俾師行有紀而惟寇
是求明公饒有妙用無俟嗷嗷也桑梓迫心語無
倫次仰惟崇

王斥上邑侯書

比見足下繕城浚池
之令杳然並下人樹

予蔭孔逸且康幸甚然私竊有未安者弗敢自匿
謹冒昧陳之時誦舉羸在管所戒用一緩二仁人
之心傳曰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方今蚩鼠爲災麥
禾不登民失其天道路呼嗟卽不敢異長民者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五

鄭圖而發汲倉亦何至殫民力於百役並作使顛
闔從旁嘆其必敗乎或曰忍痛彈疽粹髮拯溺非
喜痛而賤髮也害有甚於此者是也夫人卽死饑死
役賢而賊刀頭焉遠矣而況生是索也繁役何病
意是逃虎投谷之說也道有猛虎食無失人未見
虎而先投於谷甚愚者弗出此矣今以未必卽死
賊刀頭之人而責以死饑死役是何異不必死於
虎而求速死於谷者乎按魯釐公二十年春作南
門懲梁禍也非可與阿房章華金仙玉真之役同
日語也春秋猶譏矧用民有殍父子作採荒奇策
耶原其意雖云美而措諸行貴盡善譬之云有痲
者其父兄爲治之初非有怨怒也苟一人云應滅
鉞之一人云應藥藥之人各異方温涼雜進則是
以禦寇也寇下門而役之爲民寇者已入其室集
厥躬不亦甚哉或又曰弗以累貧不能自存者素
封是誅不思素封者初無神輸鬼運之術也不過
印天時貪地利而今天不雨土不毛其割而食此
鬼耶且素封之家其入也十中人出亦如之比歲
非河伯不仁則應騰爲虐徃賦繁急家無一年之

餘計地輸輒而外乘城者非束芻也如至數十人捐助者非點金也多至數十百兩此孰非剝肉醫瘡而終存見少其何厭之有汲者不舍深淵泉溝澮同涸童子操烟崑岡與握薪俱盡古有巨無霸偉人也食百侏儒會暮當飯無霸與侏儒枵若一腹今侏儒飯五十日始許無霸食則有死無霸何也受者殊耗者均也今動曰某某富誅求無藝是為無霸一飯當侏儒百應五十日果然也已恐非天哉誠繇斯道勢不驅富悉貧資盜不己恐非天下之福也且登丘夜呼竟成齊讖驪山孤鳴卒天秦祚獸窮斯攫人窮斯亂此往事之明驗也是可不為寒心哉斥愚謂酒多約則多辯令易從則有功如先城池後先池城後相時而舉事留餘以息民康侯所謂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也今有人明知離朱聰如師曠巧如公輸子專任一伎各足以自効苟使之日數蜚鴻耳節鳴鼓左手運斤右手執削則不能議一事勢固有所不可也舍其伎之所足效而責以勢之所不可雖有智者不能為之喻矣語云莫三人而迷貴博謀也斥頑冥不足與計事幸足下以其書付通國議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七

皇清傳而師上田邑侯書

其等受明公顧復之恩於今五年矣公至德之難酬

卜臥轍之在邇此如嬰兒將免於父母之懷倦戀二事稍稍不嫌於其子弟為父母者即有一復之大恩而不忍言況本無一二事之不嫌於心又當將免於懷之日乎惟是苦言之藥重於古而幾諫之義訓於聖則即有一二事相商於前諒父母必以為愛我也而聽之夫故邑之苦多矣姑就明公之所未盡知而某等之所深憂萬難從地出差訴則一者因丁行差之當華也從來糧從地出差以糧行從無以丁行差者有之忘其邑署事者始彼以輦贖之狀又值在得之年志其五日京兆遂割千秋厲階然猶曰暫行一時每丁征銀不過一錢耳豈意相沿成習流毒至今竟海加至陸柒兩矣夫光丁正額止於叁分征至壹錢業已三倍民不堪命况又百倍其間乎且其弊甚至於現在之丁陰去其名既亡之丁顯入於籍奸胥按揭籍而加里書循名而索死者難捕其寃生者代剝其膏是生者為死者任賠苦也又其甚者六十以上國所

養者昔無丁而今有丁十六以下國所長者昔無丁而今有丁甚至於無子之寡婦亦無丁而有丁是無丁者又為有丁者任賠苦也諸如此獎明公豈盡知之所宜穀然力革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首一者戶口食鹽之當清也敝邑鹽引新舊額數止於叁千柒百貳拾張保正捌拾餘處戶口衆寡不一每戶每季有輸銀貳錢者有叁錢肆錢者苦樂相懸約畧計之已加派至萬餘矣其弊甚至於戶書科派那移無論村落大小任意增減其數保正加征賣放不計家口多少一例輕重其權且又有巡路每引壹錢之陋規且又有繼承每引壹錢之常例且又有市棍包攬之愚弄與夫催差酒食之措勒以致存者賦無知矣夫者歌適彼矣又其甚者既去之戶無可追呼則總加於未去之身未去之戶借名流亡又別加於現存之鎮諸如此獎明公豈盡知之所宜瞭然清查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二一者催比用刑之當寬也夫鑄刑書以救世用重典以止亂雖為前人所不廢然原其設立答刑之意輕重固有三等上刑止可加諸盜賊人命衙蠹市棍之害民者其次則刁頑

健訟者用之至於追比錢糧不過薄責示懲無遺朝廷正項而已散邑素號淳樸正賦從無挂欠似無庸過煩敲朴近者比較澆旬筆楚竟日想或盡關軍國重計不敢過而問焉弟見血肉交流號哭相向聲入於耳狀慘於目始而變產支應今則無產可變矣始而稱貸親識今則無門稱貸矣始而賣妻鬻子今則無妻可賣無子可鬻矣況此受比之人原非拖欠之人祇緣瑣尾日多代剝鳩鵠及至羸肌已盡半受桁楊明公天性慈仁豈忍池魚之殃滌痛至此所宜惻然寬宥以蘇欲斃之魂以肉垂朽之骨者此其三不但此也外此三端厥有三神農多此一書百合山藥罕矣恨雪地寬土二物若農為草木空羨角鷹而絡野漫道網踈思鳴翅而籠山祇因毛貴借皮為衣何慮狼子野心聚腋掇白頰覺狐鼠皆寶若是為鳥獸空昔也清風定蘭若地有金蓮今也輿隸過祇圍樹無銀杏若是為梵刹空不但此也合此三空漸成四盡民之安土重遷者有雁嗷鳥啄之歌而人盡民之安家樂業者有草黃人行之嘆而力盡且也機絲虛夜月

而杆軸盡禾稼委秋風而舍箭盡凡此者明公豈盡知之豈盡信之不過內而衙役叢其樊外而保家逞其私愆明公宜急知之宜盡信之矣其初或因時勢之窮而爲目前權宜之計此後亦當爲萬全之慮而不可留人藉口之端事不自明公始之而自明公止之此固今日尸視他日壽思而難窮收之桑榆而非晚某等誼關至切情難緘默惟知苦言之利於疾而遂忘幾諫之過於

啓

唐柳宗元上裴晉公啓

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

申甫作輔方召專淮爨之功魏邴謀漢辛趙致罕差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合謀克德一以致太平又有申邴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取淮在北服恒隴邴之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頌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文

奇術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汗整故蚩鄙以佐毫髮謹撰平淮爨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于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

書啓

伏以尚書以頌德偉才代著勲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爨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

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細贊揚大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聖霄漢總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宋蘇軾上號州太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

之權凡在庇廡莫不欣忭切以弘農故地號國舊邦周封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花不讓於三州韓公二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漑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座金銅充牣諸邑良材松栢贖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灑有道

山之泥魚肥鵬襦依稀同澤國之風自臨臣賢不
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
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
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奧精微盡天
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錮
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
民社實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
實此特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謹有
頌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蘇轍上河陽文侍郎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

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
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
廷所以遲遲于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聽聽於保
釐之命願惟出處之義實際功名之終留侯志於
赤松邇公安于綠野油然而自得夫豈不懷別惟三
城密邇全洛政獨止于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
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
張方平知陳州謝啓
伏以

河南通志

卷之第四十

九

之虛聲自上皇之世有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伏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祗膺朝命濫領
要久司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
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未
節遂以窮年擗跡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
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
千百志變理周于萬微大道甚憂至誠斯格敢不
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于一割
曾鞏
所憂驚乘難效于長驅過此以還罔知攸措

上韓相公赴許州啓

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

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
適伏以荆府相公材爲人陳行備天常出堯舜之
盛時紹韋平之慶闕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
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
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春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
均邊閭之勤使易鄉邦之便降革金輅已嚴入覲
之裝袞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
衡鞏處勢多奇誤知景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屨之

徵引朕承懷已動掃門之喜
更冀上爲宗社善保寢興

贊

漢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愆文學之慶地懷儒林之

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
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魏曹植太昊庖犧氏贊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各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

啓網魚畋瑟以帝嚳贊其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象時神德通玄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

神聖靈察教訖禹渡河贊人並懼禹歎仰天子授四海明並日月

大運動功恤民死巢父贊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亡命也龍乃弭身其淵聽臨河洗耳池主

是讓以水爲濁嗟嵇康許由贊許由養神宅于箕此三士清足薄俗阿德貞體全擇日

登原憲贊原憲味意財寡義豐栖運華門安賤固遐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逸有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三

清風襄城童贊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邦

晉郭璞嵩山太室贊嵩惟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漢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

之陸雲王子喬贊遺形靈岳頓景志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贊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宮蘭泉吐隔龍奮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

寂坐幽岸疑水結樸熙陽靡煥澹真內全飛榮外
散疑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真寢運有昏消達隱

不巖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道遙縉子秀達英
風朗烈道携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明妙鑿奇絕

翹首丘冥
仰想玄哲

北周庾信黃帝見廣成子贊治身紫府問政青丘灑湖鼎設丹竈珠流

踈雲卽雨落木先秋嚴子陵負薪贊披裘當夏俗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李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孫叔敖逢蛇贊叔敖沉唯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朝出

容粹還家母氏顧訪知型怪蛇爾有張良遇黃石

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有榮華一卷長者三期

公贊 張良取履跪授無辭真書一卷長者三期

龐見趙盾贊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麇受命衝冠

青槐 先絕 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

唐柳宗元伊尹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

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及毫釐猶不忍

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膺黜桀尊

湯遺民以完大人無行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

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

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宋朱熹程顥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

正中厥 程頤贊 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其雨龍德

施斯普 程頤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主

者希孰 邵雍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

識其貴 邵雍贊 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

今古靜 王曾河圖贊 河之圖兮開天地曠五十有

裏乾坤 王曾河圖贊 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羲兮

肇端乎神盡心妙契兮 洛書贊 洛有龜兮負文錫

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富弼贊 慶曆文

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富弼贊 慶曆文

老成片言折敵兩朝揮兵思浸南 韓琦三賢贊 與

北壽配岡陵鶴降星殞始終之靈 韓琦三賢贊 與

國氏惟鄭鄉臣屈佐列國道尊不改其度而終感民

吾可詢輿誦勿斥親昔吾夫子事若人倫曰古遺

及其亡也如喪所親昔吾夫子事若人倫曰古遺

愛疇若不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九原可作吾從

惠人右子產○倚與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

貫於天明哉章武言行計然誓平蔡賊不與俱全

獨截大慙再清幅員身繫安危凡二十年江左王

謝何能比旃晚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

少愆使公而在吾其執鞭右裴公○倚與王公代

我宋基朕肱兩朝言臯行夔獻后稽制政由房帷

公時挺然惟正是毗窺姦進賢遂光重難其重如
山鳥可妄移其平如衛鳥可妄欺被公恩者終身
莫知噫公之道真相之爲公
今亡矣吾安從之右王公

明李夢陽殷三仁贊

殷喪厥馭姦宄帥師天乎下
苗神罔攸依國旣顛越我寧

獨矣何其發嘅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右
徽乎○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
象箸道奢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
聖朝鮮錫昌右箕子○箕啓存祀干以殺身殿稱
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維國禎人之云
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右比干
薛瑄

曹端贊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
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

馬文升白良輔贊

出於華胄生于洛陽氣完而厚
質粹而良非角攻書已通六經

之戶牖少年登第大揮五色之文章一蒞柏臺而
風裁克著累膺上命而治聲彌彰其專馬政也蕃
息若雲錦之隊其勳名節也強毅如鐵石之腸存
心恬怡不柔不剛臨事詳密不低不昂講性理而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接伊洛之脈論太極而登康節之堂其淡泊而守
如泉之俸娛詩酒而安素位之常噫斯人也吾知
其福祿攸崇蓋騰騰乎其未已而
功業之遠駸駸乎其未可量也耶

箴

漢楊雄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洛是經榮播泉漆
惟用攸成田田相拏盧盧相距

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隅咸
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
瓜牙靡哲靡聖捐失其孔方伯不維韓卒桓命文
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
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
九州至于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
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叔爲
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敵告柱史
崔駰河南尹

箴

茫茫天區畫冀爲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
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邠邠以處鶉墟諸夏勁強

是從是橫徽我牆屋師尹不匡霸奪
其權宗器以分圖籍遷齊九鼎入秦
崔瑗河隄謁

者箴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司空爰奠山川冀
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爲砥柱率彼河澗大陸
旣礙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冀
宅乃州澹菑濺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
爰及周衰夏績陵遲窳非其隳堙非其堙八野填
淤水高居民溢溢滂汨屢決金堤瓠子溝浹宣房
作歌使臣司
水敢告執河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

三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一

藝文七

論

漢孔融汝穎優劣論

曰融以為汝南士勝穎川士

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穎頑天子者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

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圍開

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妨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

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有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雖多

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季洪為太守掾弟弼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一

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即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授命

直言者也

晉石崇許巢論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拒堯之讓逍遙頤神實已遺世可馬遷

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群材畢舉官才任能輕重

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

穀契敷五教皇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

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謙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

將何疑焉

宋張方平汴河論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

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襄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

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其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奮禍亂相仍其患出乎幾旬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卑狹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抵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克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餉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衆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二

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明邵寶治河論上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於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觀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効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此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伾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以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伾者也大伾以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
 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也。人乎。今河南山東部
 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
 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
 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
 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北有臨清中
 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
 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為
 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擊。使水有
 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透
 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
 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為治。去其壅溺
 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
 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
 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
 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
 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
 矣。而或者猶譏。堯然曰。某為上策。某為下策。某為
 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邊塞不可
 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生知

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夫
 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治河論下

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
 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
 子顛恐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
 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
 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
 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其醫
 矣。而謂其可待。以必不死。且至于百年之壽。此所
 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矣。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
 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比徙
 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氏。決
 清河。靈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
 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又有望氣用鼓。而謂
 人力強。未必可應。天者。再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
 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欲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
 能無辯。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
 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于方。豈方
 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

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决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爲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脉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於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遺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政治之法也爲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類巡視調護在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爲

難也

崔銑鄴兵論

彭德有衛兵有民兵兵者快手騎也民壯步也衛兵分番戍京師

及北塞留者守城禽盜彼皆生長行伍習戈矢猶未耜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操月練猶不能執弓挾刃闔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漆水也突至則襄詎醫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逸手空役併差彼秦養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德壬申蘄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燔灼城兵衛先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也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責紳敷禮明刑介胄習武剔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在有司往往褫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漁軍弛備略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曠無驚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劫掠官私貨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爲遊民爲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伏乎初蘄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

六人幸未歲劫水治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爲樂矣無他慮乃散馬弛弓刀槊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成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而民兵爲甲者利其費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公利逐去之而俘其壻餘何如指揮許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砲賊自是益敢恣肆濫爲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躡澶魯是故彰州縣無衛兵者常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可得邑縣才百里而省也

論風俗利弊論

永之爲邑縣才百里而山據其什

踰四十里橫計之僅伍里許河身遷徙又蕩其半餘不加三里竹木桑麻于是焉在丁男財賦於是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五

焉出其民被召南之舊質而悍愿而不華服食粗淡器且牢樸無佻巧自勉者利一長吏登高招之顧風呼之彬彬雅化老妪不識官廨無健訟掣上刑者利二僻在山陬礦稅新罷非有置郵繁驛迎送絳繹之費也利三然而均交賄處所在益賦荒蕪幾徧境內民流移救死禮義不燭有數十里無絃誦聲者其弊也陋婚嫁產喪葬事佛無賴市魁以爲溪壑強藩隣貴以爲窟宅其弊也愚深山大姓武斷鄉村殺人擄婦恬不知畏民有貧不能訴之官弱不敢怒諸色者其弊也曠悍而黠狡且其大利大害甚有隣封所未見而有日可共睹者三曰竹曰河曰礦竹賦視他額不啻倍矣然富者竭別產所入培養數十年勿剪勿伐始有大如把者貧者且旦伐之濯濯立見賠糧鬻產無可售者一折而盡入隣貴所謂有利名無利實者竹是也河與縣爲枕籍者所謂鑿井引灌者竹不得一秋水泛濫兩岸崩圯廬舍田井一望蕭然自清丈以來可三千餘畝諸處山澗亦畧稱是所謂利一而害十者洛水是也礦之不產砂舊矣岫巖無知一迫荒災孺聚山谷藉各竊礦自相屠戮官捕之

急則飛崖填壑可爲痛冤所謂利未得而害先及者礦是也大抵爲永計者壑間曠延黨塾疏渠培竹禁奸戢暴謂民生三五之地而不復見三五之化者非其情也一切調停拯救蓋正致篤以稱秉憲至意惟長茲

陳麟正俗論

吾邑風俗事畧有借言鄉人試垂聽焉冠

婚喪笄萬世大閑不爾卽淪於禽獸有宋朱文公先生考定家禮一書明白簡易於人有所持循嘉惠後世之心切矣他鄉不知我洛陽一切情文大抵踵襲陋俗僕自髫年來日擊而悲痛之流弊迄今竟未見有超拔挽回古制者士大夫雖不盡遵家禮猶有舉行至庶民家沿習已久漫不知行鄉約急求家禮一帙日與諸生講習冠婚喪祭之典真切躬行凡寺廟巫妓男子齊社焚香一應邪慝傷敗風化之事卽時痛責禁止庶民復見上古醇龐之俗與夫脩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且鼓洛陽舉國之人使之聞風而興起焉必曰自東都始於克終爲貴湏知此舉爲第一件好事作第一等好人卓然自信永肩一心若有敗群之人出衆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六

相勸漸使改化

丘起鳳風俗論

風俗之醇澆必有

母貽他鄉嗤笑 偶然也我洛爲周南首善之地更召畢君相繼保釐化行俗美豈顧問哉迨蘇季子本魁谷揣摩之學歷說六國取容卿于唇吻人心爲之馳驟而先王禮樂教化之風幾於湮矣漢興吳公治郡最奏治平自後循良接踵善政薰陶之下民俗爲之丕變故兩漢之俗最爲近古亦風行草偃之勢然也下及西晉王夷甫輩以清談倡石季倫輩以富厚侈世喪道而國運隨之五季之亂夫亦有所馴致耳元魏自平城遷洛雖曰一時令至但以太后崇尚浮屠相煽成風至珠佛像于龍門巖若江河次風斯下矣自隋泊唐五方雜亂風俗鮮純江河愈下尚何足深論乎有宋名賢輩出且寓跡其間者如文如范如邵如司馬諸公皆聞世豪傑觀耆英崇雅等會其培植幹輓得力居多宜其時紳有古風也迨其後又晦明否塞之一會矣明太祖極力澄清漸以禮教渾沌于焉重闢無論成弘以上也卽神宗初年民有淳龐之致士無彫琢之風有無可以相卹權勢耻其薰灼大雅之遺什存八九

迄至今日寢失其舊矣姻家餽遺宴會之際競爲靡麗使中產之家四顧徘徊而不克舉長此安底耶更可強者喪家全不考據典禮縷花繪綵極變窮工且藻飾涼傘等事火炮狼煙灼日震耳不幾怛化者乎狂瀾之倒漸不可支語云迴瀾者必清其源挽俗者必正其本有風教之責者尚其真心斯於

辯

宋司馬光鑿龍門辯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與遷史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

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元吳澄東西周辯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于郊鄆周公相成

王宅洛邑營澗水東澠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七

又謂之東都實郊鄆於今爲河南又營澠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郟人寇殺王諸侯逐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畏敵之逼去鎬而遷于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衛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人于王城入之次月猛終巧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翟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于考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爲東周惠公之父子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

趙韓分周地爲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觀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西亡秦遷西周公於鬼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王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龍王二代五十

餘年王子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子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蓋反以徐廣爲疎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敵人卽有其地鎬之爲秦已四百年于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行都于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言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郊鄆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郊鄆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書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王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

明王禕河圖辯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

者其說未明也易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稜穿鑿聖秘凌厲道如各自以為得其實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惟妄者焉自今觀之為關朗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屋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九

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為圖十為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牧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解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口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圓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闕之而引邵子為謬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為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為河圖固有

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續容停當其爲古書無疑
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
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爲河圖雖無明證而誠
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
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
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
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
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
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爲嘗傳河圖於異
人其爲狀依倣八卦以爲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
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
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
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爲說甚不同也
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
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群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
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爲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
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
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一焉余聞之師劉欽以八
卦爲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
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爲知河圖者以

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爲八卦卦則可謂八卦卽
河圖則不可係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
以爲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
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
河圖以畫八卦豈可卽謂河圖爲八卦乎大抵世
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爲異說而莫之
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
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
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
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自一六居下二
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
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
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
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
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
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
焉是則聖人雖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卽八
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爲河圖固有

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卽爲其本文無乃洩於惟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啓造化之秘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爲惟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爲言也洛書辯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斃鯀則舜堯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劉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八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十一

士

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卽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于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于其位也以至東北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九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地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于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

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祭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于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持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于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主

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踈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于庶徵之恒賜恒兩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何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咸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叙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于昔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爲是四十五數並列于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涇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之所爲叙也彝倫之叙卽九疇之叙者也蓋

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鯨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鯨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天畀所謂天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于豈必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鯨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曰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四十一

出誠亦惟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者冠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可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曰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劉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止于是矣是故朱子于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至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對卽洛書之數

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于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于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于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作為易者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古

辯 王 子 道 經 汜 水 故 人 逸 遊 大 匠 之 上 俯 見 河 流 容 有 問 河 源 者 王 子 曰 是 非 予 所 履 也 雖 然 予

以爲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蓋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起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子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百里至哇蕃朶朶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椽耳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也然則元使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踰在西南乎亦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並于西百川色黃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出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

象口出共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出
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施河從馬口出共五
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施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
河流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石
方流爲諸水浴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
爲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南流注南海
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水其南流河源出
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
信乎曰爲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
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
池夫豈非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
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
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
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
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觀
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彼之距熱風
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
崙之上有禾木珠樹玉樹玄圃閼風十洲記謂弱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五

水鏡之上有金臺王闕之麗元使亦嘗觀此乎雖
其神惟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
也近有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
有小崑崙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
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
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
北流於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
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
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
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發千古之論故爲之辯

丘濬雲臺功臣位次辯

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爲上

數之也上以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以列首
馬成次王梁至卓茂通鑑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
禹王梁次吳漢綱目因之考之各人之傳馬成之
功豈能先于吳漢王梁之德未必優于賈復况耿
弇次于陳俊冠恂次于柱茂岑彭次于傅俊馮異
次于堅鐔一優一劣相間陳列明白可見其尤可
據者史明言又益以工常李通竇融卓茂之四人
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今范史原本以一人爲一

列以王常在臧宮前本，通在馬武前竇融在劉隆前則朱輔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次而正之則其功伐大小名次高下各得其當矣

楊初東韓文公河陽人辯

尚論者多

求之史史不必盡信也又求之志志郡史也可信乎曰未也然則如之何傳綜群言折之以理庶幾矣唐韓愈本河陽人唐書云愈南陽鄧州人一統志云韓愈南陽人河南通志云韓愈本修武人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郡志古蹟曰南陽城在修武縣北韓愈世家焉余丁丑寓京即見一刻云昌黎文集序曰愈本昌黎人李翱為愈作行狀亦曰昌黎人然則何以知群言之謬而愈必為河陽人乎蓋史為志誤見南陽即加以鄧州字郡誤通志見修武有韓村即加以韓愈墓以一人之筆自然相矛盾如此通志又誤一統志也如以郡志為然曰修武有韓庄韓村焉余博觀郡志河內有韓村武陟溫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庄相傳文公別墅也東南有韓村湘塚在焉五邑一村何以必愈在修武乎曰村不足據南陽將不足

河南通志 卷之第四十一

七

據耶曰是大不然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杜注曰晉于是始開南陽之疆立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按地志是趙衰封邑與陽樊在濟源攢茅在修武温即蘇忿生食邑之温盖南陽河北之總名既六邑皆河內地也使南陽為一邑當襄王之予晉者抑五耶又曰公集中自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何也曰信如集公作汴州水門記云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送李愿歸盤谷序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又如李翱之言昌黎之刻公南陽耶昌黎耶曰此又何也曰稱南陽者即今之列邑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即今之世家趙云天水李云隴西是也余所以斷為河陽人者公祭十二郎文云又四年余往河陽省墳墓女孥歸銘云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李姆易棺衾歸女孥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公豈不知井里而厚為自誤者耶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詳作通志者會郡志而不能致詳修郡志者據舊聞而又不復致詳見愈稱南陽會修武有南陽遂冒之使有昌黎將又冒之矣信稱地稱世之言反

畧乎墳墓歸葬之語使至易至明者為李興伊尹

迷惑不決之事余不得不為之辯也

辯伊尹生不經見帝王世記云伊尹生于空桑下

註亦無明釋古郡志云生于空桑以伊水為姓一

統志云空桑澗在嵩縣南有莘氏女採桑伊川得

子於空桑中長而相殷是為伊尹及考開封陳留

有莘野門有空桑城在縣南伊尹母孕避水東走

化為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其中又曰伊尹

生于伊水之上志人物既于河南又于開封志流

寓又於西安觀者疑之又有以盧氏莘川邵陽莘

國亦援以為言者殊不知一為神降于莘之地一

為禹後受封之國與尹殊無干涉此無他皆自莘

字中來使其言然則鄭州之莘城莘縣之莘亭亦

可以附會其說矣矧地之相去如此其遠而尹之

壽年無所考假令既耕于此復耕于彼日亦不足

矣格天之功托孤之事何年而建邢俗傳之謬大

率類此竊詳尹生夏末迨今已數千年舊人世傳

如出一口與前所云若合符契及旁稽載籍嵩古

伊川地也縣之南有水曰伊即生于伊土因以為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七

姓者水之南有澗曰空桑即伊母所化桑女得子

于中者澗之東有溝曰莘樂即所謂耕莘樂道三

使往聘者凡前所載屋歷有徵餘皆無之且其地

有尹祠歲時伏膺振古如茲先正胡尚書濬劉憲

僉咸詠于詩載于記二公學稱博洽必有灼見今

偃師西有尹墓與嵩密邇又可見首丘反本古今

通義由是言之伊尹以水為姓其生其耕必于嵩

也明矣而一統志必備錄之乃史家傳疑常例在

人自當明辯或以湯都亳尹相之陳留乃其畿內

首善之地也當時後世洙其膏澤慕其桑梓好事

者以故居名之亦猶周子濂溪寔在營道後居匡

廬亦命其水為濂溪理或然也抑古人志在四方

禮曰東南西北之人是已尹也或壯而游老而休

曾一寓之萃寫故鄉之景以慰本源之思亦未可

知第生于伊上姓于伊水樂於莘耕惟嵩為然餘

不足論疑者乃曰吾子之辯似然祀盧陳留皆廟

而祀之何居曰大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而海南

祠之孔明生于瑯琊寓於南陽而巴蜀祠之兩程

生於黃陂家於伊洛而南安祠之蓋仰其休風思

其過化亦理之常耳凡此類者聖哲皆然何獨至

於尹而疑之疑者又曰尹雖元聖亦人耳人生於
桑有諸曰玄鳥降而生商巨跡履而生周在古則
然矣故張子曰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也人自有
而生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
異於常物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
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神人之生
而異於人何足怪哉况伊娠於母化為空桑寔非
桑之所生也疑者撫然曰命之矣有客過於草堂
偶話及此因請
筆之遂爲之辯

皇清丘起鳳洛書非滄書辯

永寧縣西有玄滄水黃
帝時史臣蒼頡從帝南

巡臨于此水水開一窩有龜出焉厥背赤甲青文
卽所謂滄書者也蒼頡因則之以制字此陽虛山
所以有制字之臺也至虞舜時大禹治水有龜載
書出之于洛今所傳洛書是也按洛水閱七縣之
地求其龜的出于何地則不知也後人求其地不
得見滄與洛相近且其流漸入于洛據洛有龜窩
宛然可按遂指爲洛之出書卽此是耳遂一偈百
和學士大夫亦深信而不疑余未能至此地嘗玩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六

誌之圖識龜窩之去洛尚遠遠不在將入未入之
界此則滄自爲滄洛自爲洛較若列眉雖五尺之
童亦不至于眩惑乃其窩所出之龜輒謂洛之
出書卽此真有不可解者矣夫滄非有異流也滄
之龜未嘗再出也如謂禹時之龜卽此而是將謂
黃帝時之龜又出于何地乎永人兩存其說而不
一究其實傳信傳疑不幾兩無所據歟或者謂出
書叙疇千古稀有之奇是以艷而稱之未嘗深考
耳不知滄書出而字以制舉結繩之陋而頓易之
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卽禹疇亦憑之而後叙其可
重抑豈出洛書下哉顧置此而稱彼則何也余嘗
謂滄固在于永也洛亦經于永也雖謂洛書斷斷
于永亦無不可惟執滄所出之龜謂卽洛書斷斷
不可何也龜窩實在滄中與洛毫無干涉按跡顧
名其是非
白丁丁矣

說

宋羅泌太公舟人說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
見其爲鼎而不知其所以爲

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
 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為人也博文而
 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退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
 際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
 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
 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干合此既失
 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謂之舟人漁父韓詩傳
 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之
 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為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
 說爾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述文王吹於渭
 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躡於茅王問焉曰子樂
 漁耶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
 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其餌乃牽其緝人食於
 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
 緩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
 諸侯是則公之為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
 狙蓋亦以滋味說豈魚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
 也其之呂覽本味之篇詭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
 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曄以太

公為漁父厥有辭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然
 后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
 合耶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
 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文王者豈在
 魚乎雖然卜吹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
 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為之
 政且卜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
 賁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未之
 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
 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
 非卜矣武丁之夢文

秦觀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

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陂��汝水漲溢
 城堞危險溫氣薰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
 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為相始奏罷
 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
 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
 則自然散漫為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
 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形如垂瓠故號懸
 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

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跡甚多未暇為

作記文字可檢

明張應登林縣險要圖說

此林縣西山之險要也

則為蟻尖寨寨之南為魯班壑又南則有餘金橋風門口東峻峽崔入口關墻嶺距邑七十餘里而上總之南北相連人跡可及其險而當守者首蟻尖寨次斷金橋其餘則崎嶇樵徑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行上下為難無容慮矣何者蟻尖寨西北距縣四十里由姚村迤西五六里為東寨門口上原為官軍戍守而設也北有教場廣闊七十步可容馬卒千餘南有倉廩遺址尚在廣闊二十步可貯粟穀萬石自倉廩南由小蟻尖寨大蟻尖寨古岩口東蓋頭泉小臨清水泉至西蓋頭泉還距營房約二十五里餘獨清巖口東西蓋頭泉各有樵徑可攀援而上宜剗削之以絕蹊徑又自教場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辛

由朱路巖之斷頭岩距營房約十里餘而朱路巖亦有樵徑宜剗削也其北柳樹水泉百戶水泉磴白焦水泉俱營房正西山西漆樹溝水泉南樹柳水泉蓮花水泉俱大蟻尖寨山泉南水泉皆可以資軍用斷頭岩至西蓋頭泉南北三十五里東寨門至寨西後溝東西闊十五里總週八十里而多俱屬官軍往來哨守西寨後溝有通山西蹊徑已經堵截往來不通而法久令廢成路久矣乃今剗削費計十日粟止留一面上下便于防守足矣其斷金橋去縣西南五十里由桃園店西上有人倘一夫當關真萬夫之莫敵東西咽喉行者絡繹萬曆十五年因歲荒設官二員領軍二十分班守把信為有見今既荒寧亦宜掣回何者冗食之足慮而騷擾之可虞也夫蟻尖寨下險上平水泉數十可屯萬軍此非不軌者思藉以逞哉曹魏高齊倉屯瓦礫猶有可辨自古防之矣官軍輪守向議為長而未及因水開田之利將使守軍操戈終日而不事一生計邪此其所以困之矣合無守軍携家屯住各因其泉之下流隨宜開墾佈種自獲

皇清王滙河工說

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狐子又決於魏光三

不必起科唯其數年大利之後斟酌抵當行糧分數則地利以興險阻以固而守軍無困乏之慮矣
年迄周定王河徙磔漢元光三年河徙磔漢元光三年河徙磔漢元光三年河徙磔漢元光三年
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狐子又決於魏光三
中又決於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於博州屯
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乃自東入齊
入青以達於海而下流與潔為一王莽時河遂行
潔川大河不行於大伾而行於相魏之南則
山澤在河之類及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
而與禹貢不合建紹後黃河決入於鉅野溢於泗
以入於淮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自滄州江入海
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亾也河
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河水獨
受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
且源出河北溫州獨古枯黃河中以入汝而後入
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楛又按黃河之自昔而南
也一自蘭陽東南流至宿遷清河口入淮一自寧
陵南入渦至懷遠入淮一自儀封北析出小浮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主

考

入淮卽今之河道也夫以一黃河受天下之水而
淮又受黃河之全以入海下流不足相容上流必
擊楫而思平成也歟

宋朱熹韓文公考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

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
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于本傳之後以見公
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李昌
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作墓誌
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
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一世嘗居南陽又隸
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呂黎某今按新史蓋
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
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卽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
一南陽赭陽卽荊州之南陽郡宇與赭同在唐屬
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
漢弓高侯頽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

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
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玄菟
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
棘城其一則頽當裔孫尋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
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
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今征南大將軍
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駿駿生仁泰仁泰生獻
素獻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
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
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
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籍潁爲均州小有不同
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
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考今固不
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攷引董道說以爲騫乃韓
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
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
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
建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
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
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骨于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兆
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
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灑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
徙居耳但據此則公本昌黎之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
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
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
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籍潁已歷數
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
拊鄆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
而王銍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
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
南陽之爲河內修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
誤斷可識矣李漢序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
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
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
兄誤矣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
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
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旣卒公携家北歸塋會河陽
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
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

示爽詩行狀云讀書能記先生之所習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今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今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貞元三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巳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暉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試明水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而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名譽由是知名是年有諍臣論九年癸酉傳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老成文有贈張譜云是年常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鳥賦旣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爲此年六月誤矣董晉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今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送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緩爲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

及二狀二史通鑑爲正持正狂躁其夜之或有未
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
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
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
奇碑十五年巳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
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
汴軍亂愈家在園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
喪至洛還孟津渡汜水出陳許關上及秋將辭去
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
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
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
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
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
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
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
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
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建封
云公發言直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
之知已亦不能容邪公旣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
軍亂見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古

公如京師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
還見與盧汝川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
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
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
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
洛因遊華山卽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
窮絕經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
絕峯度不可送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
百計取之乃下沈頰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
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
有送陸欵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公年三十
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
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欵
州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舉狀
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巳罷
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
年矣實錄於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
長此又不可曉也方攷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爲滿
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已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終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修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在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今攷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序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詩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中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况朝湜皆從公逆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至畧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讐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徑文未喻崖州嶽雖得赦宥常愁清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兼宮市早饑兩事言之而又不可考韋王始末故為申及之以公詩攻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遊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幸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况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五

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
 不能解故以兄喪為辭兩求去耳時宰相鄭綱翰
 林舍人李吉甫裴垣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
 酌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序答
 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
 有酌崔十六少府反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海
 裴復墓誌新史渤海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書公時
 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四年
 已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
 碑云除尚書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
 碑云除尚書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
 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員外郎神道
 也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神道
 碑云中官號功曹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欽手伏職
 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
 籬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分判祠部日與宦者為
 敵惡言罵辭狼籍公蹀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
 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遊嵩洛諸題名送
 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

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
 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為禁邸
 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適其留邸
 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其發留守尹大恐懼相禁
 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
 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
 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
 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辯明且力求去見集
 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于留守及尹故
 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
 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員
 外墓碣盧殷墓誌六月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全
 誰氏子諸詩送温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酌盧雲
 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讐狀盧丞房武畢桐墓誌七
 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
 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濶公自去
 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觀其
 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

又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不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繼言三爲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爲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爲二其爲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爲爲是今按上句言暫爲御史而此言是然亦未敢必也其居官之久近論言恐當作年爲是然亦未敢必也其居官之久近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于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爲此論在穆宗卽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爲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月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諤石洪諤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僖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九年甲午十月甲子以考功知制誥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廻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畧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箭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爲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

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墓兩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群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論淮西事宜狀在去
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月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是年有酈盧雲夫曲江荷花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入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遠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

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根蔡州旣平布衣栢者以討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栢者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暖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驪唱諸詩晚秋擲城夜會聯句爲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祭已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草疏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鑄程異也公之被謫卽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宣城據灑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鱸魚其自文正本皆

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况自韶至廣雖自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爲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至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傍榭至藍關云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江傍次韶州界過南陽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鄧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達柳柳州食蝦蟆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七月已丑群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已巳准劍量移改授袁州刺史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卽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酌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卽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色表舉韓泰自代狀賸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詔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授命在十月也有祭湘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无

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舊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時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夫人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王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鍊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狀及典貼人男女狀又論憂豫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墓誌洪譜亦云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濤祭文墓誌洪譜又云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

月時有舉韋顛自代狀李那張徹祭文李那鄭群
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考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
年秋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
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
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爲廷湊所圍
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
出曰卿直向宜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
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
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
鬻髓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今按此
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
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
中次承天營奉酌裴司空鎮州路上酌裴司空重
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
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
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
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敢矣選人不得
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
州谿堂詩寶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廟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爲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爲例十月癸巳爲兵部
侍郎庚子爲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
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
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
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
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
協爲請兩改其官紳旣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
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爲吏部侍郎神道碑云
復爲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
七十悉與二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
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卽謂前縱吏出入
事也公爲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兩及賀太陽
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爲兵部有舉張
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
馬總女孥文并李干女孥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
仕狀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卽位二月有王仲舒碑
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旣罷以十二月二

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
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
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
何而足自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
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
養疾南城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
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爲遊溪詩唱詠多隳
旣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有曠達
中無之遊溪詩卽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公有曠達
識生苑爲一網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
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
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書寫浮圖日以七數之
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今按此事可見公
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
可以爲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爲然也行狀云
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
疑文武會同莫先祭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
侃侃正色人伏其詞墓誌云公開朗軒闥不施載
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志意以爲枕餐以節口講
評孜孜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博歌使皆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
內外惇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
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未
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
嘗一食不對客聞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
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
有已多矣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
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醜放豪曲快字凌紙惟
祭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粟密窳躬章妥句適
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計此矣
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今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
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程子曰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
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
乎醇又曰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
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
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
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

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曰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至於爲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軻之處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雖此二條爲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子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知爲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畧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舉正爲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在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爲言若以是

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爲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明邵寶測影臺考

按周禮以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卽今登

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一臺南一臺球大石爲之止狹下闊高丈餘廣半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比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二丈餘壘磚爲之其比之中爲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爲道直達于北約五丈許石上爲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比一石爲小二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爲量天尺又小竅爲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此文耳恐非出於周公况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觀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邪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鄂之比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

否姑記茲臺之
制以備參考
婁樞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

天文

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
星之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
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理志
稱魏地背鰲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
河內是以河內爲背鰲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營
室東壁之分野也東郡衛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
分也是又以河內爲營室東壁之分野矣史記正
義亦以河東河內爲魏地背鰲參之分野河內之
野王朝歌爲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失正
與漢書同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
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爲前所失之衛與
後所都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內屬魯衛之
衛矣及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以河內
爲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失國之後河內錫於周分
於魏言之也吾嘗詳考河內之域屬魏與屬魏之
制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
詩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
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三

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
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爲崔所滅齊桓伐
崔而更封衛於楚丘是爲文公子成公遷都帝丘
今之濮州也樂記謂桑間濮上之音是已襄王十
七年以河內地與晉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楊
樊溫原攢茅之田也使河內屬衛天王安能奪彼
以與此則河內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啓南陽蓋
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鄧之南陽也魏本周同姓
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家分晉
而河內更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
秦徙都大梁國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實非魏也且
魏分晉地在刪詩之後詩有魏風有唐風有衛風
唐即晉也今山西平陽府是也衛則衛之東郡浚
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爲河內無疑矣漢費直蔡邕
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曆之說各有不同樞
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
或爲據又况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拔宜
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雖無常而
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

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沉於四維分野所在如指諸掌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定星野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也樞獨以為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蓋以在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河南志以河內爲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爲衛室壁分野且河內南接河南不百里卽爲柳張之分野北接河東不百里卽爲觜觿之分野而東去濮傳殆千里室壁分此又分彼是何其狹而長乎晉天文志亦謂河西四郡爲室壁分野乃越岐雍遠分於六千里之外益不可曉史記天文志營室至東壁爲并州分野昔舜以冀州大廣分其西北爲并州卽今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討則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無地而非室壁之分野所考滋多所惑滋甚括地志以觜觿參爲益州分野星經曰益州魏地畢觜參之分河內上黨雲中是也今按禹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爲益州卽今之四川是也與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里之易步者尚紛紛無定而謂天文難步者乎信乎天道不可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古

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習而地里則有可據者是也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者古屬山西却在山東今屬河南却在河北古者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占地占地以定星之分野可乎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今衛輝曹濮陳留浚儀澶淵之風俗人物酷似之河內之地土不薄地不下人不輕浮柔弱決非衛地也地非衛地則非室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諸篇葛屨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褊急也河內之野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性狷介心多憂思也河內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內之風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矣地爲魏地則星爲觜觿參之分野也又奚疑

述

明太祖黃河述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

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樞

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常云君天下非
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
擇地以居之遂于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
之邇流河上是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
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
秋八月祀社齋于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
李思迪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此狩河
水變遷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
觀斯年夏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
述元年夏四月勅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
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時春江水方既潦水初輿江
無洪濤日無酷暑時在清和利征且言舟入運河
舍半抵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
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
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
注旣而越淮入河方覺水主同流極濁而無清至
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
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
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旋之速一息莫視其
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壘

因風激怒濤飛濺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
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
文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
水周旋則水底有聲啾啾鳴鳴又少時間水中心
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
旋渦是也其水爲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去渦
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
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
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
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
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
成湖若蜩之以一堰則瞬息千里莫可止焉斯水
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斯水每患
於中國爲民害者多矣朕親遊斯水觀斯水之勢
遇兩山之間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
則東蕩西珊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其宜然歟
此堅柔之所由執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
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酒酒東注亘古
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
洞見如此者或千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

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爲民祈禱焉今
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廻之處
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
不然斯水汙汙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
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
爲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旣游今
思復述以
爲說耳

皇清馬士隲汴城圍陷述

慨自明運承終逆成肆毒
中原塗炭四隅流離獨盤

據我豫中者數載無城不破無邑不殘犁鋤化爲
劍戟沃壤鞠爲茂草蓬蒿塞徑絕犬吠於千村骷
體盈郊斷炊烟於百里若夫大江以南風景猶舊
大河以北人物依然則是天下之苦未有若於我
河南者也其在河南八郡河北三府雖經兵荒未
大蹂躪河南四府暫爾殘燬漸次平復獨我開封
巍巍金湯委諸泥沙官無駐節之地民無棲身之
所則是河南八府之苦未有若於我開封者也他
不具論卽以省會言之始於崇禎十三年六月不
雨秋仲飛霜斗米兩金土賊四起百姓之死於餓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彙

者凡幾死於餓而相食者凡幾向之翰林總總者
十僅存四五矣天不悔禍逆成蜂屯蟻聚倒海排
山辛巳春冬兩薄城下掠民前驅葬我矢石狼戰
惡攻二十晝夜百姓之死於戰者凡幾死於掠者
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四五者今僅存一二矣
逆成志在屠汴壬午夏初捲土重來糧盡援絕掘
羅無計晨飯殺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於餓者凡
幾死於殺而相食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一
二者今百無一二矣九月旣陞河伯助虐始也我
掘河以洩寇繼也寇卽導河以灌城東京人物盡
付茫茫波濤中矣間有一二士女展轉於城頭屋
角之間哀號於木後樹杪之上又值淒風苦雨以
餓當寒百姓之死於溺者凡幾死於凍者凡幾哀
此殘黎向之百無一二者今乃萬死一生矣天乎
人乎夫何使吾民至此極乎然而幸已之攻賊窺
城我則懸樓以擊之賊挖城我則孔道以奪之賊
立樞臺我則火砲以焚之賊轟地雷我則立築以
禦之其設奇制勝者則諸上臺有司也其衝鋒膺
敵者則諸武弁也其率衆倡義者則諸紳衿也其
懸重賞以募死士殺一賊給銀五十兩者則周藩

也其毅然登陴省城男子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
數十萬衆也至壬午之圍則五關月矣米粟百金
一斗青菜千錢一斤斯何時也寧死而無二心吾
汴之民義固然矣獨是援師逍遙河上而諸將帥
殺民冒功乃又有一二職官借養兵之名倡搜糧
之舉而不肖紳衿如楊銓張弼猷輩挾城狐社鼠
之奸恣狼貪虎噬之計逐門挨戶掘地排闥不爲
人留一糠批猶然曰搜糧以養兵也乃竟轟入富
室拷夾僕婢金珠銀錢無不捲去甚至按家派糧
指名發營無論紳衿巨室晝則鐵其項夜則繩其
足罄家所有以飽貪弁斯其事抑何事耶然而百
萬生靈終無二志寧以奄奄待斃之軀膏刃蹈水
斯其民抑何如民耶循然曰此效死之正也迄今
寇入潼關而西安迎降過居庸而北都不守是何
異於二十四郡望風皆靡而大梁數百萬生靈悉
蕩魚腹者不堪與顏氏兄弟同遊哉事聞明帝發
帑金十萬賑濟借非直指王公漢監軍舊縣令王
公變多方拯渡將此未盡餘生統歸之汪洋萬頃
中矣其能復沽明帝之鴻澤耶我
大清定鼎爲問今日之民何民乎是水火寇攘之子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七

遺也明代之失天下也自失大梁始我
清之得天下億萬載無疆也亦自撫養大梁之百姓
始後之泄斯土者其尚念
我忠義之民而加之意哉

傳

宋邵雍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

情已之淳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
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矣年三十求學
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
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
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
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
鄉人曰斯人善與人辟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
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
因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
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
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割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

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而面貌假爾形骸美九餘暇閒往聞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曰讓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語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胞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改亦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六

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未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次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彈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其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科給事中竹溪君長子也生二十年死妻劉氏不
踰月竟縊死按狀曰王生不宜夭者二而烈婦之
死有四懿焉夫王生十六補弟子員而父第進士
入爲天子諫諍臣貴矣顧益折節讓下力文章也
謂之才公子非耶王生幸有伯父家居伯也父之
侄也子之乃獨以病弱不獲事父若母爲恨旣革
矣掩面北向長號淚數簌下也此非孝友心誠結
于中者哉君子是以悲王生也方烈婦歸王生也
年十三耳逾二年王生病再一年病且不起計所
爲兄弟者四年灼灼艾也臨訣以一死要王生
卒以死酬何信也王生蓋猶及事厥祖母云祖母
察烈婦毀必不生也挾臥起不得間卽問卽縊卽
縊卽解至四縊後畢志焉何毅也死之前日跽上
父所遺金于祖母復剪皮金成一香字付侍婢曰
人貌榮名有旣乎吾庶幾貽馥流芳矣吾誌吾心
也旣而沐浴更衣自盡何從容也每朝夕上食畢
揮淚向伯母曰婦死夫分耳第女子者達丈夫也
吾倘死乎相聚屍矣母令經他人手含詭幽冥也
何達禮也貞烈

何岑李空同傳

空同李公諱夢陽
字獻吉其先扶溝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四

人稱北地生者爲先世從軍所卽從軍亦非其籍
也國初名恩者固李姓出贅大岡王聚田冒姓王
氏王故軍籍贅壻有姓家卽代其後初隸籍蒲又
自蒲徙慶陽慶陽北地也永樂中徵戰白溝河死
恩生忠慈惠好施謂之佛王忠忠生正始復姓李
氏曰李正猶在慶陽諸生間薦明經爲阜平縣訓
導遷封丘教授遂歸大梁家焉配高宜人夢日墮
懷中寤而生公年十八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
進士授戶部主事與信陽何景明姑蘇徐禎卿偕
爲古文辭一洗草昧陋習時外戚壽寧侯張延齡
怙寵橫甚人莫敢問公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語
詆壽寧稍侵中宮下詔欲殺公以獻媚獄具賴敬皇仁
諸爲貴戚左袒爭欲殺公以獻媚獄具賴敬皇仁
聖竟詔還職正德改元公進秩郎中會逆閹劉瑾
輩日導上狗馬聲伎角抵之戲漸廢萬幾臺省交
章奏不報大司徒韓文每退朝輒搯擊泣下公曰
爲國大臣義同休戚自當殊死誅比不聞諫臣諸
疏方下閣議能及此率諸大臣年闕事或有濟不
者徒楚泣何益文喜命公具疏草語載空同集中
疏入上遣司禮請閣議者三卒以持議不決憤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聖

謹知疏出公手羅織宅事詎繫獄康修撰海申救
 之得免放歸大梁瑾誅起江西學憲振學造士復
 時有建白或病其侵官御史萬石因相與詰奏天
 子遣大理卿燕忠往勘前忌者併力排擠禍且叵
 測何景明上書元宰力為掇解獲減其後屢薦不
 起嘉靖辛卯卒年五十有九所著詩歌三十六卷
 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于世子枝孫四維曾
 孫冕科第累累不絕于扶溝稱文獻家而慶陽之
 族仍王氏矣明朝通紀曰李夢陽代韓文草疏劾
 逆閣劉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府忿羅以他事械
 至京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徵招致門下而海不
 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矜亡答之竟不一
 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
 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
 子素不相能今臨死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
 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
 強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
 在我輩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也遂
 詣瑾瑾迎海延置上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

皇清王鐸薛平山傳

薛平山公者孟縣人也祖仲臯

家溫好周給為鄉耆生公公為僕僕質沉明好讀
 書嚴毅不為濫文小苛不好嬉笑試輒軼其宿儒
 宿儒皆憚之公謙遜有禮不自驕人微察公顏色
 愈和故無少長不敢以氣加公即膝之前于帝不
 知也且相戒無輕瀾薛平山衆方度公必高第至
 萬曆初年貢次至遂歲薦公詎謂人曰薛某雖循
 循從縫掖趨而實魁岸自負半生刺促呶語聞數
 不售親老得一方實有所厝以明意倘使民愛若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聖

朱邑死亦得耳馬遷言官不亂在奉職循理循吏所得何人哉于是遂爲樂安丞吏多姦邪各任所便公曰如此者度幾何頃乎何至罔上雷下借法以賣重得其爲姦狀鞠之一一伏無何濱海大盜聚公明爲勸化使之易曉陰鉤致之致其駭數人曰吾不忍盜視吾民是以不用沈命課累累蔽法度爾半亦爲誘而中有快快者吾何盡斃之耶不十日餘黨乃解散尋丁繼母憂補新樂丞舊丞執往例歲納寬賦錢輒橫索嫚罵民甚苦公慰之曰前丞之愆于身也其心哀雲而我實不忍度爾輩欲結驪于丞丞漁爾丞實負丞矣何以謝百姓度爾磨土之民貧甚吾誦法者何以求厚乎盡爲之鑄其數會直指陰廉新樂令臧否新樂人曰吾儕小人止知薛丞潔苦而已公擗篆于茲邑斯時關白狃于海上勒師數萬赴援之軍踈踞利頭奪民無律聲勢恐喝所過民皆避戶走軍饑益囂震不可邇公以俸金易蔬米爲肆民猶駭顧不敢前公慰之曰度彼非叛也卽狼虎耶不遇得食而止爾委蛇蒲服以食進則軍之不肯害民亦明矣吾故度軍之得食無朕也遂信公言軍旣飽意自

得鞫鞫股股去如風雨民得休軍亦不知爲公之俸也百姓相賀曰非薛公軍鮮不觸我聲日起無不人入僂超擢公宜何如者當事終溺落日卒得容城邑令去是邑偏處京都大瑞多恣難以禮訓悉鬼走集啜村落之肝腦充脂以晚邑長邑長者不敢譙薄如是二百年無可訛何公馭之以體式諸瑞多感悟民得遂其控而毒痛之風亦漸戢矣公謂家人曰天下猛者固無不可若哉吾子諸常侍度必受彼齟齬乃善馭之而歛其牙如此雖然人生貴知足吾旣不低眉權貴以死溟下之田吾將休焉百姓哭留不得乃投簪歸爲鄉飲大賔性喜典籍老而猶篤曾孫簡討公所蘊齒方十喜典籍誦有嘒嘒喉中格然者公正色督之曰爾誦當燒誦以出他日得以顯榮以宣洩吾一生鬱滯之意如齟然出轅下其終守吾箕噐食耶林泉二十年年八袞有四夜至丙猶聞公枕上咕嚕聲當在容城內人爲制紬禱一公謂吾不好華腴欲衣心輒動今三十年在筍中矣我死必勿以此附體終如公言太史公曰余家與孟州止一衣帶水數數在孟閭平山公白日其心柔順不萎剛健不暗豈

不稱罕哉不寤其年所而寤其黼黻大猷所謂命耶非耶令遠馭其謀以致盜控軍之手措之邊疆趙充國寇恂張仁愿豈足以難之故推平山公之志既沉既毅兩爲丞一爲令百姓至今思之在平山公猶爲羞談之也大寸彼施固未盡其以乎至其子小山公廣文鄭楚以貧聞孫所蘊令襄陵貧而抗鉅璫不避虎口又何其後不寤也若夫庶自君家常事不足以詔平山蓋平山公砥心更有人所不見

劉正宗薛小山傳

薛小山者河南孟人諱士傑字邦才號毓陽

號小山晚又號念鞠鄉里間多稱小山先生云孟之薛源本河東爲龍門之喬先世名仲臯者自河東芮徙居孟四傳至者賓公乾稱隱君子爲鄉長者家故豐解推及里閭甚厚有遺金道傍者拾得之竟日守不去俟其人旋號泣呼遺金道傍者拾得還有司爲表其閭是爲先生大父父應祥容戒令毋揚生先生先生方而頰形魁梧岸寬容停大意豁如也讀書務求實際雖盛寒酷暑篝燈兩夜不少間博通經書子史性理之言爲文潔清名貴有體要補博士弟子員試常冠諸博士弟子諸博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聖

士弟子亡不俛首服曰薛君之文醇乎醇者也十餘載棘闈不利讀書體驗之身心益自力事親孝友愛兩弟終其身無忤色言行必規于矩舍弘光大於人無所不容而是非義利之辨如燭照數計高嘉賞爲諸博士弟子式諸博士弟子亦不俛首服曰薛君之行醇乎醇者也用經明貢大廷曰士君子不能致君澤民大行其志得爲朝廷司教釋糞進人才未嘗不可自見宋安定胡先生瓊于湖今灑池曹先生端於蒲豈異人任哉司訓羅山日進諸子矜講明聖賢之學時教諭某同諸生過每厄之借以督責其贊先生常爲曲解教諭心折先生諸子矜不困贊而亦困逢某君之怒會丁母艱去諸子矜爲立碑澤宮曰正大光明薛夫子之碑服闋補鄭州訓導明正學樂育諸生如其訓羅山者去官之後鄭諸生爲請入各宦丁父容城公憂喪除轉湖廣武昌諭上官以先生廉正特委察盤邑倉庫城池胥役諸利樊邑令具儀衛餽金帛甚盛咸屏謝子身入縣署清釐無毛髮擾而條具井井以狀報上官爲起敬優獎之會有微恙投牒

告歸至中途以疲卒先生之學以誠敬為入門以
實踐為工夫生平誦讀期見之行事曰吾無他得
力惟孳孳求不愧厥心耳先生之卒也于天啓癸
亥至

今上順治八年辛卯以孫貴
單恩贈中大夫太僕寺卿學使者採輿論牒郡邑崇
祀邑學宮鄉賢祠十四年

朝廷以

祀宗配饗禮成

詔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二級兼內翰林弘文
院學士贊曰余與少宗伯行屋薛公同譜同官道
德文學相副切垂三十年何藹藹吉人也比奉使
秦蜀道河陽聞父老言乃祖小山先生行甚高迨
登堂拜宗伯父養尊公齒德俱尊不似近時人子
姓二十餘侍左右咸彬彬有文藻孝謹無世俗態
如古萬石君家何其都歟乃知小山先生貽謀力
也人以先生有才不遇為惜乃一再傳而少宗伯
以文行顯當世諸昆季為二千石縣令皆有聲今
長君又成進士筮仕版曹餘皆工文章能進取
詩稱君子有鼓胎孫子荷敷小山先生弘遠矣蕭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器

家芝王中丞子房先生傳

傳王中丞者懷人志
不諛也故不稔其家乘

先生掖縣人原名應駿字子房明崇禎間其克中
丞公應豸死於薊先生日哭長安道求直其寃語
無忌坐是褫諸生服遂改名漢成丁丑進士授高
平令調河內時河以南闖寇日張堡聚各斬竿樹
幟逆我顏行河朔震擾先生糞金屬勇士日部署
刁斗之教以搏力勾卒之法不瑣瑣急徵會理簿
書瑣務亦不盡愜人意及河洛陷德昌王將北渡
駐懷其校卒陸梁橫噬所至人憚之先生率所部
署踣三十里外為壘以逆德昌德昌左右顧虛徐
逕壁壘中不敢馳檄卒指皆擺無敵為懸闕大饑
父母交乘兒自活漸相食先生繪圖籲闕請蠲
不報乃醵金築郡城曰備數千人以食之活無筭
董城役者人人以為先生親已忘奔率于積雪中
數月斷手已而盜起金城先生密廡其名氏夜半
合圍局其戶使不敢逸乃呼彼中巨室詰責之某
良某否悉知所應則鉅其非類者饑民嘯聚平疇
如義庄諸處由是皆伏誅而窮谷可依負恃時有
先生怒立馬太行山巔指揮將士自偕數人跌坐

狂飲一人醜欲臥先生授之股比醒大慙且俛頭之一卒操右袂獻時承平从士即勇不敢手割人先生捧觴大呼曰疇割若醜此枕先生股者起立磔之取觴引飲先生復大呼壯士則群抵掌比一再俘盜皆鳥獸散引而東山東衛源諸盜望風放弓伏矣歲暮苗三仕肆掠盤谷勳掌閭不可嚮邇偵者至公方迎春東郊陽大怒罵之置於獄先生肩輿坦坦令優人夾道歌且行且飲歸坐堂皇備伎樂鉤喧薄暮乃已抵夜歛勒兵濟邑殄其無備寇自相蹂躪俘斬甚多苗三仕竄天壇古壇高觸青冥生躑躅先生戒勿譁振桴鼓千谷嚮應士爭冒中先生背先生戒勿譁振桴鼓千谷嚮應士爭冒死躑躅天壇絕頂禽之天子嘉乃績召至便殿咨天下事先生指勦撫大畧借箸壯涼上色動立拜御史視左良王師以中州孔棘改命按茲土適河決大梁盾先生露立河干促篙工渡難民數萬後爲粥以飼之未幾受開府鉞河以南斬竿樹幟逆戎顏行者李愬袁時中輩各以其堡來降曰先三能生我死我且爲先生用計所降卒不下十萬人是時孫督師傳廷戰劔愈發憤方縉關中驍騎三萬人復掉臂去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一

望

衆鼓行而東先生將提步兵十萬分部扼塞爲堅壘以障之神州克復在此一舉會逆弁劉超熊據永城徒步入城欲撫之竟死於亂屍枕籍中是夕星殞如斗老弱踣踊謂河以南無生理懷人爲位哭之時數千人輻車旋懷哀永伏道弔者不能起而所降卒十萬人復掉臂去

